

返鄉 / 移居 - 農村創生交流會

探索農村的可能性、思考農村的未來性

嘉義場：小鎮創生術 - 藝術、技術、累積術

時間：2018 年 12 月 14 日(周五) 晚上 19:00~21:30

地點：洪雅書房 / 嘉義市東區長榮街 116 號

分享者	主題
余國信 / 洪雅書房	獨立書店的深耕經驗與發展策略
葉哲岳 / 台灣田野學校	台灣田野學校-越域行動
孫育晴 / 嘉義文創園區	延展嘉鄉文創的活力
曹偉豪 / 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從「參與式預算」到「社社合一」

[網路文宣]

余國信：獨立書店的深耕經驗與發展策略

小鎮的獨立書店是串聯社會網絡、深耕在地文化的重要平台。洪雅書房一直是倡議地方公共議題和政治改革行動的重要行動平台。面對下一波的地方創生政策，獨立書店又可以如何建立新的營運模式？

葉哲岳：台灣田野學校-越域行動

台灣田野學校以嘉義舊監聚落為基地，強調以田野為師，學習用勞動與身體感知環境。田野工藝的實驗行動可以如何策劃？又可以如何創造地方社群互動的可能性？

孫育晴：延展嘉鄉文創的活力

嘉義文創園區作為地方文化創意的匯聚和展現的平台，不斷引入新的藝術刺激又探索嘉義的創新行動可能性。嘉義，有哪些未被看見但又值得期待的創意生活故事呢？透過文創的策略，嘉義未來又有甚麼新的可能性？

曹偉豪：從「參與式預算」到「社社合一」

財務預算分配，直接牽動地方的發展路線。「參與式預算」希望透過資源動員的模式形成「社區共同體」。如何讓社區尺度的「合作社」體制，成為創造在地生計經濟機會的可能性？又該如何回應地方創生的需求呢？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地方之所以需要創生，來自於過去從以農養工時代開始，農村和地方的能量都被掏空。面對這個掏空的過程，過去國家的政策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補貼」，符合特定資格就給你一些社會福利補貼；要不然就是轉用的「投資」，蓋農舍或工廠。但也都發現這兩者都會出問題。因此，值得思考的第三條路在哪裡？

台灣目前主要是參考日本的經驗來推動地方創生，而日本大約是在 2015 年的時候開始提出《城鎮、人力、工作創生法》，並成立專屬單位來推動這件事，但並不是在取代原有的地域活化制度。只是，過去的《地域再生法》、《國家戰略特區法》都比較偏向從產業和硬體設施來著手，相對缺乏人移居地方時所需的協力或支持機制。所以日本的地域創生策略，主要是提供地方能夠發展軟體的機制。在這個政策架構下，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讓人來，人願意到地方來經營一些事情，讓這些事情跟地方的新舊居民產生共生關係，並讓地方有創新能量。

簡單來說，日本的經驗大概可歸結於：面對城鄉發展不均、少子高齡化的問題，希望找到辦法讓長期的日本人口能維持在一億。而台灣則是希望人口持續維持在兩千萬。台灣目前在地方創生政策上提了五支箭，「企業投資故鄉」、「部會資源的整合」、「社會參與創生」、「科技導入」、「品牌建立」。空間上則是「大帶小」，由核心的都會城市帶地方的二級城市、然後再去帶鄉鎮和村里。

目前的操作策略上，行政院設了一個「地方創生會報」，國發會當幕僚單位提出戰略計畫、協調部會資源。縣市政府要提一個宏觀的計畫，但真正關鍵的是鄉鎮區公所要很強，知道地方的特性是什麼、如何提出合適的地方創生事業。

我們目前在進行的是透過這個計畫來蒐集地方的經驗與觀察，藉以回應政策的調整需求。等一下就分別請今天的四位分享人介紹他們的經驗，最後如果有時間我們再進行交流討論。

洪雅書房 余國信

我工作是負責賣書，是洪雅書房的負責人，開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我現在比較懶惰，都是利用禮拜三的講座活動來促銷賣書，剩下的時間就休息了。我們一直說我們是獨立書店，獨立書店的甘苦談可以講很久，但不是今天的重點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我對於農村和社會運動的啟蒙點，最早是來自參加核四公投，以及過去農村生活的經驗。以前農村廟前的大樹下是很重要的交流中心，可以解憂、報明牌、獲得

神啟、排解婆媳問題等等，最重要的是在這種場合就會出一個英雄，會有一些「雞婆」的人去幫忙處理。如果處理得不錯，就變成一個公信力，最後可能就當選里長或村長。所以，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我從年輕時代到現在都在思考的「極樂世界」，就是一個會讓人很快樂的場所。

以前在農村裡小孩子會亂跑，現在農村都在都市化了，長輩都會叮嚀小孩不要亂跑，出去很容易發生車禍問題。更嚴重的是，現在在農村裡連小孩上學都要用接送的，怕小孩會不見。以前在鄉下，要去上學就是自己想辦法走路去，我以前去上學都是要走過兩個庄頭才會到。我最近常懷念以前要走兩個村才可以到國小的情形，也會想那時是怎麼熬過來的，所以還真的常常蹺課。

啟蒙我很深的幾個運動，一個是反核，另一個是反七輕、大煉鋼廠，再來就是美濃水庫，跟很多社運的前輩都在這種場合認識的。我以前是從社會運動裡發現我討厭政治，但又因為這些事件而喜歡政治。

舉個例來說，在雲林北港有一個水塔，雲嘉地區很多都有這種飲水儲存灌溉用的水塔，雖然談說要保留，但是旁邊的環境整理時常常把樹修剪過頭。那時候我們一起進行保存運動的人就很不喜歡這樣，而這些人之中有不少後來在改朝換代之後就變成縣府的成員。其中有一個曾經被縣長推薦去在北港朝天宮當董事。當董事的關鍵就是不要太「懂事」，但這個人都太「懂事」，所以就曾經被打到住院住了一個多月。

我經歷過最感人的是樂生保存運動，都是年輕人，一直戰鬥、一直輸，輸了之後又一直戰鬥。這場運動讓我感覺到，不管是開書店或是做很多的事情，都要有個決心，人生不要輕易地放棄。我想我很好運，這些重要的社會運動我每一場都有機會參加，也因為這樣認識很多人。只是以前認識那麼多人也還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因為那時候還太年輕，面對新的未來不知道要做什麼事。

我是學汽車修護的，常聽到人家講「黑手變頭家」，但是我那時都找不到工作。去汽車行，老闆看我拔螺絲的水準，說我一個月只能領三千塊，因為我的水準不夠做現場的修護工作，只能掃地。聽到老闆這樣講，就覺得我的人生好像沒希望了。那是在北港路的一間汽車行，最近我去的時候那個老闆還在，看到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樣子，還說「少年也是會變英雄」。

後來我來嘉義，利用開設這家書店來做了一些事，據說前前後後搶救的文化資產有五百億。像在附近的這個嘉義舊監，我以前在裡面走跳過，所以跟這些受刑人有一些交情。像我們書店這個書架是受刑人釘的，「洪雅書房」四個字也是受刑

人寫的。也因為文化保存的事情而跟侯孝賢認識，一群人到現在還互有連絡。

但這其中也有失敗的慘痛經驗，就是台銀宿舍。嘉義的台銀宿舍非常美麗，但那時候之所以失敗也是有原因，就是因為書讀得太少，就隨便胡謔說裡面有野生動物，要保護黑冠麻鷺，但其實黑冠麻鷺到處都有。所以台銀的人員就很不爽，不願意答應，最後就失敗了，被拆光已經絕跡，就是現在文化路、文化公園對變得「文化 17 街」、「大埔鐵板燒」那些店家的所在地。這是最得意的失敗案例。

後來很多事情都太快就一頭熱地參與，然後每個在參與的過程中都生活得很痛苦，現在反而就不敢再太拚了，我專心把這間書房拼起來就好。以前左鄰右舍都說我們書店在等時機，等到改朝換代我就會跑去當官之類的，但我說我如果去當官這個國家應該就倒了吧！後來就想這種策略不行，還是要有一些附加基地來擴展營運，不然單靠這個書店真的會倒。

最風神的時候，就是在我們後面開設了一家「玉山旅社」。我們組織了一群人開始認養和修復玉山旅社，後來也兼賣咖啡。這之中也會遇到一些好運的。像是玉山旅社外面的公園小空地附近，大家都亂停車。我們用盡辦法想把它清潔乾淨，讓人不要亂停，但常常是沒過一陣子又髒了。地方的人以為我是拿很多錢來做這件事，但其實我是去申請林務局的「社區林業計畫」，總共九萬九千，用來挖土、種樹種花，最後還設了一個公佈欄，都貼我們活動的照片，附近以為我要選舉。

但是，後來又變髒亂了，怎麼辦？後來有一天，我拗到文化局有一個博物館科，他們終於聽得懂我的話，知道怎麼花小錢就可以讓地方文化走出來館外，所以就將這個公園變地方文化館。但是設計概念上不知道怎麼想的，就變成「沉睡森林」，裡面的每隻動物都在睡，而且沒有甚麼本土種的動物。被我講了之後，最後才放了一隻台灣種的石虎。從此之後，只要這邊變髒亂時透過 line 跟科長說一聲，他就會再派人來掃，之後還可以借這個場地辦市集。我覺得公權力還是很好用的，不像我們這樣要解決這些事就必須要寫多元就業計畫來申請，去掃地還被別人唸。

辦市集是擴展通路的一環，有沒有什麼方是比市集更好，就需要大家一起來想。最好政府願意每天都幫忙辦市集，我們就負責怎樣讓是集更熱鬧、可以有機會去賣東西，兩邊都開心就最圓滿。但不要變成要求民間每天辦市集，所因為大家都會過勞。

寫案子應該是讓公部門去寫，以前都叫我們寫，核銷有一堆麻煩規定，然後也沒有利潤空間，又不能有人事費用，連社區營造也不能編列人事經費，那誰有辦法做？不如叫政府自己做好了。最好是公部門自己寫案子自己做，他不能做的再由

民間去申請或爭取，但要有人事經費和利潤空間，這樣才是好方式。

地方創生要有辦法做串聯。在我們最新版的老屋活化系列活動中，我們找了五間夥伴。我們也做了這個布地圖，用布做地圖的好處是不容易像紙一樣折一折就壞掉，可以洗，就算褪色也沒關係，買了之後可以用一輩子不會爛掉。我們在每一間串聯起來的店就貼一張。

我對地方創生的理解還是從網路資訊來的，我想關鍵如果是要拚規模經濟，就需要地方的整合，然後要思考是在做新經濟還是規模經濟。

台灣田野學校 葉哲岳

台灣田野學校主要在嘉義舊監獄旁邊的日式宿舍群，現在進駐在這個地方。我們與一些年輕人一起進行空間整理、改變環境。我們雖然做社區營造有一段時間，但也還在理解什麼是地方創生。我覺得從地方創生，或談生活美學、社區營造，在這些行動中累積的過程其實比較重要，名詞的改變得沒那麼重要。

我是唸建築設計的，其實對環境有一定的期待，或是以為建築設計可以改變台灣的美學，可是後來發覺其實不是。我的老師都說，台灣建築其實不用設計，因為會自己長出新的東西，像是鐵窗或違建，所以根本不用設計，最後只要前面種一排樹就會美了。

我當兵的時候是傘兵，有機會從空中跳下來看台灣的色彩。那時會想像自己可能是 007 特務，從天空跳下來時，看到的會是像歐洲莊園一樣，有教堂的穹頂和舊城街區，就像 007 跳進歐洲進行任務。但實際上看到的台灣不是這樣，可以歸結出兩個明顯的特色。第一個，顏色很繽紛，但都是鐵皮。第二個，綠地很少、違建很多，住宅後面的防火巷都會被增建成為廚房。

因此，雖然是唸建築設計，但卻沒有辦法改變台灣的色彩。我們很多的老師，要不就從日本留學回來，要不就是從歐洲留學回來，在上課時都會說，台灣人就是沒有美感水準，所以就只有在歐洲跟日本做得到，在台灣是不可能的。我那時聽了其實心裡是很不開心的，覺得我們也應該可以想想如何可以做一些改變，。雖然我剛開始做的時候是蠻沮喪的，但也在思考或許不用一下子做到那麼大的規模，可以一小區一小區開始做改變，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退伍的時候還找不到改變台灣的信心，而且那時進到事務所的工作其實還蠻壓榨的，每天加班熬夜也不知道自己在畫什麼東西，其實是有點迷茫跟缺乏信心。在這過程裡也有做一個設計案，讓我對地方設計有一些想法。影響最大的案例是八

八風災後，我們團隊拿到這個國際標的設計案，去執行八八風災後的重建，利用那邊的漂流木跟土石來重蓋。

也因為這個案例經驗，日本 311 地震後，看到台灣這個災後重建案例，就找我們團隊到日本去，那時已經是災後一年了。其實我去日本回來重新看台灣的街區，才感覺到台灣比較像災區，日常中的騎樓也無法通行，車子停得到處都是。日本那時雖然是災區，但所有街道的復原都很乾淨。

我到日本石卷國小的時候，雖然已經是災後一年了，但校園前面的向日葵下面還是有小朋友的書包跟娃娃，他們的父母每天還是會回到這個地方，他們相信小朋友沒有不見，只是還沒有回來而已。那時候，台灣有二十個藝術家自費過去做藝術陪伴。那一年幾乎我都在日本，那時候就是我跟一個匠師兩個人過去，把一組木構架用貨櫃載過去那邊組裝。我們到的時候，天氣大概就是像台灣的寒流，大約只有三、四度。我們到的時候，他們開了一個協調會。因為我們需要五天把木構造搭建好，其他七天的時間要讓藝術家去畫壁畫。而在開會的時候，嚴謹的日本人就說這樣不行，要申請建築執照才可以蓋。還好我們在台灣有經過法規漏洞的訓練，所以就跟他說，那不要蓋屋頂，這樣就不算建築物，可以算雜項就不用申請。

木構造建築算是日本的專長項目。我們在蓋的時候，旁邊萬画館館長每天都會從這個停車場經過，看到台灣人要在這邊蓋木構，又只有兩個人，怎麼可能蓋得起來？加上他們重建一年多也沒有什麼進度，所以他每天經過時就會笑笑地跟我說：「葉桑，早安」，然後他就問我進度怎麼樣、OK 嗎、沒有問題嗎？因為我都不會講日文，最後他就跟我說「大丈夫？」我也不會講日文，所以就只會回他說「大丈夫！大丈夫！」後來翻譯才跟我說，他們日本人都在背後笑，叫我「大丈夫先生」，認為我是傻傻的工頭，看起來就是不可靠，整天只會講「大丈夫」而已。

但最後我們將近五天的時間裡就把它全部都蓋起來。裡面擺放了二十個台灣藝術家跟二十個日本藝術家的作品，把所有的展示板都畫滿了台灣跟日本的祝福色彩。最後落成的時候，他們的館長看我們台灣團隊帶我們的香過去拜拜，然後他就透過翻譯跟我們說，之前很不好意思，都笑我「大丈夫」先生，希望我不要介意。

就我的了解，日本那時的受災面積幾乎等於是從台灣的東北角到墾丁，整個西海岸全毀。我們到災區繞一圈就花了八個小時。因為過去避難所都是以海嘯高度 9 公尺的規模來設計，大家都很規矩地跑到避難所。但這一次的海嘯平均高度是 12 公尺以上，最高有 36 公尺，所以死傷才會這麼慘重。而且地震和海嘯也造成房

子嚴重位移，災後根本沒辦法知道要怎麼重建，土地權屬和房子位置都分不清楚，所以他們對重建是沒抱什麼希望的。但透過這個木構造的藝術展覽空間，讓他們覺得災後重建是有可能性的。

我們本來以為到日本是在幫對方，但後來才感受到，在台灣所缺少的自信是在日本才獲得覺醒，開始發現原來身為台灣人，除了知道如何閃避法規外，還可以從具體的操作中驗證自己的信念。這種自信的覺醒，以及跟土地連結的種子，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們很重視讓年輕人、來參與的人也能有這樣的機會得到認同跟自信的覺醒。

參加日本的行動回來後，不斷地想要到南台灣去解救所有的社區，應該要讓社區很美，都應該有自信覺醒的機會，所以就到處跑。但後來也發覺，受限於專案執行的形式，不斷在專案之間奔波，好像生了很多小孩卻沒有奶水照顧他，就會對自己跟對社區和地方充滿歉意，而且心裡其實是很空虛的。我覺得那一段時間其實是很痛苦的，實際情況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有太多條件必須累積在一起。

後來有機會到嘉義來，我大概是四年前到嘉義，那時剛好是有一些專案邀請，然後發覺嘉義很有趣，很小卻很優雅，人也很良善，除了騎摩托車的順序我剛開始搞不太清楚外。所以我們團隊就決定住在嘉義這邊。這麼多年在外面漂很像浮萍，雖然好像想解決什麼事情卻又改變不了。所以我們就改變策略，決定定著在嘉義，凡事就是不出嘉義市，不斷地進行在地編織。這城市除了人很可愛、很優雅之外，我覺得它有趣的是因為它是非主流的都市，所以也都不會上新聞，上了也不會是太好的新聞。但因為這樣，它很適合做實驗，不會凡事都被拿出來檢驗，有很多醞釀的機會。

我們的策略就是把整個活動的圓畫在嘉義，圓心就是在嘉義舊監，在那邊不斷地做實驗，不斷累積。有一些方向跟方法之後，開始在嘉義的社區建立社區的衛星節點，透過社區規畫師去嘗試一些社區實踐工作，跟社區共構。希望透過建置一些社區小型的聚集的空間，可以讓城市有一些新的串聯跟再生機會。我們現在也無法說這種策略會不會成功，但會覺得這是一個值得進行的方向。

嘉義舊監是台灣現在還唯一留存的日治時期監獄，而田野學校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學校，而是一個社團集結的運作方式，在這個地方把這個聚落當作是一個學習的場域。比如說房子為什麼壞，跟樹和圍牆的關係、跟老屋修繕的關係等等，把它變成是一個學習的課題，然後從這個問題開始去做學習。所以，在操作的邏輯上是先把問題擺在前面，一起來學習可以怎麼做。我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從心裡

去了解問題是怎麼崩壞過程，要蹲下去、趴下去實作。年輕人都是蹲在裡面，去把土跟垃圾清出來，一起去傳磚塊，重新用廢料的木頭把木平台修回來。我們常有不同世代的年輕人回來集結在這個地方。

過程中也會有些新的思考。比如說日式宿舍空間就要很像以前日本的空間嗎？為什麼我們要把它修繕回來？如果它不是古蹟，為什麼要修回來去模仿日本人的生活？台灣當代的生活是什麼？外觀我們可以尊重原本的歷史脈絡跟整體景觀風貌，但內容要過得像台灣自己的生活。所以新的土牆也許有新的圖像，有新的藝術品進來。

整修過程中所清除下來的土，就會保留作為我們備料的土，用來變成新的土牆。或是讓年輕人一起去設計，像是做出草皮綠沙發，創造出屬於這邊的當代新生活模式。三年多下來，陸續有一些工作坊活動跟空間進駐。讓它跟一般修繕完後的剪綵開幕完全不一樣。讓在嘉義的年輕人不再只是講說有個檜意森活村，但自己的生命經驗又跟檜意森活村沒有關係。如果嘉義能有個地方讓年輕人是共同流汗耕耘過的，我覺得這會是很重要的孕育原點，讓年輕人在親身參與中為城市覺得驕傲。我覺得這樣的模式很有趣也很有意義。

我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把這樣的空間一層一層加以改造。這些牆，全部都是女生打的。在這過程就會有很多人一起幫忙，逐漸變成現在的空間。除了主體結構是大木作匠師帶著大家一起作之外，其他的庭院、地板，都是透過工作坊方式來參與。我們慢慢去找出自己在作營建跟共築的能力。我覺得到一個地方定著，進而對城市作出改變，這個過程就是創生很重要的原點和動機。我覺得一旦找到這個動機，然後你定著鑽下去之後，每個地方一定會開出不一樣的花朵和能量。

透過這樣的模式，讓年輕人一起也跟社區進行空間改造，包括聚會空間、可食性地景，還有綠帶串聯。讓社區打破行政鄰里區，重新跟城市水域與脈動產生關係。

像北興國中旁有一個水泥地，我們把全部的水泥打掉，但是我們跟怪手說不能打的太碎，每一塊打得大概 30 到 45 公分的大小，讓每個人還可以搬得動，而且表面保持可以平整。我們把這些水泥分類，一個一個再鋪回來，縫隙之間施做草根種植，藉此實踐在地的美學地景

另外一個案例是在後火車站鐵道藝術村，這邊生活條件並不好，大概一百公尺範圍內可以看到四到五個回收站，而且住家的廚房與廁所都是往外圍出小隔間。我們在這裡把一些廢棄的工廠重新改造，跟社區的夥伴一起，讓年輕人參與勞動、長輩煮好吃的菜，大家一起參加。這裡後來變成青年可以進駐的地方。

還有就是現在的鳳梨會社，把廢棄的市場重新整理，然後在空間整理完後，馬上導入在地的活動，像是舉辦市集、講座、音樂會，也可以辦小朋友的發表會。它已經持續三年，現在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動就在裡面進行。其中還有一間廁所，我們把裡面重新清乾淨，後來就變成一個整合太陽能的新設施。如果這件事是靠公部門來整合，就會很難完成。只有你把劇本寫給他，告訴公部門說：我要變成一個藝術櫥窗，讓團隊自己去利用不同部會的資源來進行。所以我們跟三個局處談。試著把三個經費整合在一起應用。

現在前面還有一個結合太陽能發電的夜間櫥窗。上面的水塔就裝扮成一顆顯眼的鳳梨。所以我們並不是交一個空屋，而是把一個策展的模式放在這裡。到現在已經三年了，他們每半年就會自己換展一次，而且換展的水準也都很高。這就是我們自己從以舊監獄為中心開始，逐漸進到社區一起工作的一些實踐經驗。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藉由余國信跟葉哲岳的分享，大家應該可以理解，人回到地方以後，藉由生活感的參與和共同營造過程，是引發願意持續在地生活與認同感的重要基礎。這也跟現在所討論的地方創生策略邏輯有關，就是地方的發展是因為有產業所以人回得去，還是因為人回得去所以讓地方有新的產業。至少從我們目前拜訪各地的經驗來說，比較容易發現的現象是有人有機會且願意回去地方之後，這些聚集起來的不同想像力和行動，讓地方創生的機會越來越蓬勃。

等一下請孫執行長分享的是，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司空見慣的文化創意設計，有沒有其他的模式？有沒有其他的潛力可以應用？這也是未來在產業之外營造生活感，把產業跟生活連接在一起的重要的策略工具。

嘉義文化創意園區 孫育晴

我自己不是嘉義人，我是新北市永和人，來到嘉義這邊大概被問了上百次。每一個人碰到我，第一句話就問說：是嘉義人吼？我說不是耶。再來就是問說：那你為什麼願意來嘉義，每個人臉上都會出現一個很疑惑的表情。

我本身是念美術系，以前是畫水墨畫，來嘉義之前有一年是到建中去當美術老師。之後曾經到中正紀念堂當約聘雇人員，作展示企劃人員。長期比較多是作跟藝術有關的工作，包括後來進策展公司作公共藝術案。來嘉義之前的工作是在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協助經營寶藏巖文化聚落，跟社區和藝術如何進到廢置空間等課題比較有關係。

之所以會來到嘉義，是因為我在 2014 年時就到現在這個公司，剛開始主要是幫老闆找藝術作品，因為老闆是個藝術蒐藏家。在 2014 年就接觸到嘉義文創園區的案子。這個文創園區的經營計畫已經流標五年，招標三次都沒有人來標。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也不知道。那時候跟公司討論，台灣其實也就五個大的文創園區，如果不來爭取試看看，以後恐怕再也沒有這樣一個文化部的園區可以嘗試。

幸運的是，從 2014 年開始，因為這個案子開始跟嘉義結緣，來來回回出差和拜訪。2014 年的 11 月時正式取得園區的經營權，但 2015 年都在跟政府議約。當時受到文創園區經營內容的爭議波及，像華山園區一直被檢討餐飲面積過多、賣店過多，所以我們的營運計畫很多部分也被重新檢討。也因此，在議約過程就被文化部跟立法委員直接地提出餐飲面積的規定要訂在合約裡，包括純餐飲不能超過百分之十，再加上複合式餐飲，也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最後終於在 2016 年 1 月 11 號正式簽約，4 月時正式來到嘉義。

所謂文化部五個文創園區，大家比較熟知的是台北華山，然後有台中文創園區，嘉義、台南，和東部的花蓮各有一個。這五大文創園區有一個相同點，都是從舊酒廠變成文創園區，同時也是文化部直屬管轄。高雄駁二是碼頭倉庫，由高雄市政府管理。這五大文創園區，除了台中文創園區是文化部的文化資產局在管理，其他四個都已經委外經營。

當初文化部對每個園區都有不一樣的定位，嘉義文創園區的定位是。我在標案時就頭很大，大家都知道宜蘭已經有一個傳藝中心，那我們要如何建立特殊性？那時候花了很多力氣，我們後來發現，宜蘭比較多是針對建築物作仿古模擬，而雲嘉地區是在台灣的糧倉，有很多很棒的在地物產和無形文化資產，像是宗廟和傳統技藝。所以，我們整個大的目標，是期待這樣一個園區能發展成一個比較永續經營的創意產業平台。我覺得我們能做的是讓這一個大空間承載不同的人、不同的創意工作者、不同的產品，各式各樣的概念一起聚集在一起。

我們園區的目標，一是文創培育，希望建構文創人才的迴圈。不同於其他園區以賣文創商品的方式在經營，嘉義文創園區裡其實有蠻多的工作室，像裡面有木工廠、夢想店，每一個都可以讓大家作體驗。夢想店的概念來自一開始園區舉辦市集時，發現很多市集朋友就像遊牧民族一樣漂流在各地市集，因為希望透過這個方式讓自己的能見度變高、讓他的品牌被看見。所以我們開始招募夢想店，讓這些朋友可以有個定點的經營模式。夢想店我們是採取每三個月簽訂一次合約，如果有些店家發展得不錯，我們就會把它培育變成園區裡永久的店家。

再來是產業新生，這比較回應到文化部所賦予的定位。因為嘉義的現實是文青沒有那麼多，但注重教育的父母非常多，所以我們希望文化創意體驗的第一哩路可以提早到小朋友的身上，但同時也相對的將體驗拉到年長者也能參與的部分。

所以從園區的整體定位來說，有幾個大方向。一是讓老廠房舊機器與現在的多媒體跟新藝術相遇，二是讓名家作品可以跟新秀作品結合，三是讓傳統生活美學跟當代創客文化結合，四是藉由原本閒置的舊有酒廠變成文化產業園區，共同組織成傳統藝術的創新。

在空間的利用上，目前園區有五大分區。一個是文創願景服務區，以展演為主，也有很多課程和短租活動。二是文創生活加值區，利用以前包裝工廠的空間，保留舊有的建築和機具，讓文創賣店或是創作者進駐，發展成為夢想店。三是青創孵夢實驗區的文創聯合辦公室，讓不同的文創企業都能租用這裡做為共同工作場所。大約是分隔成十到十一坪的大小為一個單位，每個月租金是 5000 到 6000 左右，含水不含電，在 2016 年時只有招募到四間，到目前是成長到二、三、四樓全滿。之前文化部來審查，文化部次長就說只有嘉義園區有作這個，他們也看了很開心。我們園區也即將有書店了，勇氣書房即將來到園區。

四是展演創作區，是屬於我們要主動或爭取合作去規劃展演內容的空間，因為所有舉辦展覽的廠商都是以北部為主，要過濁水溪真的就有點困難，因為可能很難回本。但我們也不能就這樣讓它空著，所以從 2016 年到現在，我們自行辦了很多展演活動。我們都自己去找廠商談，在裡面作特展。再來這邊還有一些表演類形的團隊，像滑板跟魔術表演。因為我們的空間其實是比較大的廠房，有機會作一些不一樣的運用。

最後還有一個是只有我們這個文創園區做的，叫酒文化館。因為嘉義酒廠是台灣第一個產高粱酒的酒廠，我們特別把酒廠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加以呈現，未來也期待有更多導覽或創意活動，像是有沒有可能結合台灣菸酒所做的泡麵生意，舉辦創意泡麵大賽。。嘉義或許不是那麼大的城市，但是多了一些可實驗性。我不敢說以我們這邊為起點，但或許可以透過我們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文創的發展。像勇氣書房我安排在阮劇團旁邊，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把劇場跟書店放在旁邊，然後樓下是木工廠，我有點期待這種互動的創意實驗是不是有可能。

但我們不是政府委託經營的機構，所以政府沒有給我們任何補助，而且我們每年都要繳交權利金跟租金給政府。過去我們也試著跟文化部申請經費，包括文創聚落、藝術村等等的項目，審查委員會認為這些經費是我們標到園區的單位要自己

準備的，所以最後都沒有拿到任何補助

在活動的部分，園區從 2016 年到現在所辦過的大型特展都是自辦的。因為之前在雲嘉地區的活動多是索票或免費展出，但是如果我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而沒有任何補助，就會很辛苦。我們 2016 年第一次辦的是 3D 夜光展，後來則有比較科學性質的展覽，然後是「會動的積木展」，再來是最近的「恐龍展」。這些展覽主要都是以親子為主，因為這是雲嘉地區的主要重點市場。

我覺得我以前所有的工作經驗，來嘉義這邊全部都是要從零開始。為了這些大型特展，票價上也會做很多調整。在這邊不可能跟台北或高雄同樣的售價，但針對嘉義鄉親還是一定要有優惠。此外，我們很多的票是進到學校裡去做推銷。還有像 Accupass 或 ibon 等票券銷售模式，在台北可能大家會覺得用得很習慣，但在嘉義，大家還是喜歡拿到實體票券，所以我們都要求同仁一定要跑實體通路。

我們也嘗試很多跨年齡、跨國界的體驗活動。我們的進駐團隊並不只是單純跟我們承租空間，我們也希望能不能產生互相合作。園區文創聯合辦公室有一個團隊叫鑿室室內設計，他們希望能把嘉義的傳統技藝傳達給國外的旅客，讓國外想了解台灣文化的旅客可以來嘉義這邊學習。去年，我們嘗試用英文教小朋友認識台灣文化，例如用英文教小朋友認識嘉義傳承第四代的藏藝閣布袋戲，還特別從鹿港找捏麵人老師來教小朋友捏捏麵人，也找大林的許開興泰成中藥行教小朋友認識用動植物做成的中藥材。

我認為園區的角色就是體驗與生活比較貼近的原創。像我們試過教小朋友剪紙、在母親節時教小朋友泡茶獻給媽媽。以及有一個團隊是教小朋友聽完繪本後進行繪畫與烘焙。除此之外，我們也跟很多在地組織合作。像是在嘉義有一群南非人在推動南非文化祭。還有每年的管樂節，2016 年時開始來到園區。去年開始進行藝術節，我們也希望能夠像法國亞維儂那樣，散落在不同的點進行，有市集也有表演。

整體來說，我們還是回歸到作為一個平台，讓各自具有不同資源和力量的人可以吸引到不同的目標族群。因此，關鍵就在於怎樣讓大家共好的方式可以在園區發生。嘉義其實很有趣，擁有很多樣的多元文化。除了剛剛提到南非的朋友，還有很多幫忙做看護的印傭也推著奶奶爺爺來。他們每年的開齋節或其他活動，都會在園區進行聚會。

回到傳統藝術的部分，我們在 2017 年有嘗試作一次「藝術創新節」，讓很多傳統藝術跟青年能量聚集在一起。像三昧堂是一群同樣對掌中戲、布袋戲有興趣的

朋友們，成員中有的平常是作美髮設計、服裝設計、有的是當老師。但是他們聚在一起，創作了很多精緻的布袋戲偶。另外還有已經傳承第四代的義興閣在嘗試作搖滾布袋戲，就真的在園區搭了一個月的布袋戲棚，這是在華山做不到而在嘉義可以。此外，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次以市集為主的活動「桃城夜祭」，透過這個活動作很多不同的整合。像是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們特別請百年的慈濟宮家將團，來園區裡面作祈福。他們就在園區作開臉，還有專門做炸炮的肉粽師。這也回應剛剛提到園區就是一個平台，讓這些不同的元素可以聚在一起。

在嘉義我最常聽到一句話就是說，在嘉義如果你能作什麼事情，你到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問題。所以我們就試看看嘉義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讓大家知道嘉義還是有更多可能性。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地方創生的關鍵之一在「營造生活感」。我覺得年輕人或新世代回來地方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沒有一個據點或平台，讓大家可以來試試看不同的事情，願意支持年輕人把不同的元素串在一起。

我們在花蓮、宜蘭、台東都有看到類似的情形。當一個地方要有吸引人回來的元素，並不是只要有就業機會就好。回來如果有一些機會讓大家嘗試不同的元素，嘗試更多未來生活的可能性，其實那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地方創生真正的意義不是在地方發展而已，而是有一個新的世代在爭奪這個國家、社會、地方未來的發展樣貌，以及可以在地方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曹偉豪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較路線和戰略層次的觀點，「到底地方創生是什麼東西？」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在這個根本的問題上，在經濟、政治目的和效果上都還不清楚。因此，我們應該先來思考地方創生的主體是誰？在這個事情上以誰為主體，其結果是天差地別。

我們目前可以預想的到至少有三種，第一是地方人民，第二是資本，第三是政府。資本指的就是以營利為唯一目的而不需要負任何社會責任的企業。三種主體就會有三種目的跟效果，我個人是比較鍾情以地方人民為主體。如果是地方人民為主體，就不僅是已經外流的人口再回流，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一個有別於目前讓人民飽受剝削壓迫而無法喘息的資本主義體系。如果不重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那我們所重新界定的經濟發展和地方創生，到最後還是和過去

一樣，就不會真的有所謂的創生，頂多多一些年輕人回來農村苟活而已。

以誰為主體是我認為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決定後面的所有的一切。我們不只要讓人口回來，而且要重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所以我們不能維持過去一盤散沙的狀態，要重新凝聚起來，培力人民來實現民主自治。我們現在不是人民自治，雖然憲法第一條說民有民治民享，但其實現在都是政府和資本在統治。政府和資本其實是同一體，因為我們的政府是為財團服務的，一般都把這種狀況叫做財團治國。因此，第一就是要把人民凝聚起來，希望在地方創生的過程中要更新政治、要推進民主自治，把政府的權力（power）還給人民，

第二是如果以人民為主體，那發展各種經濟事業也必須是以人民為主體，而不是企業。我不是很贊成企業回故鄉啦，因為要讓企業回故鄉，就必須要付出環境和社會層面的慘痛代價，

再來就是要讓地方的人民開始做地方的主人。比如以嘉義或雲林來說，最嚴重的矛盾就是人口老化和高齡化社會。所以，長照與長者的生活就會是立即性的問題。我們知道政府已經財政拮据，不可能再供應龐大的長照經費需求，馬上就會面臨如何維繫長照體系的危機。第二是健康的長者要怎麼生活？大部分社區的老人就是整天坐在那邊，變成一種苟活的狀態。我認為以地方人民為主體的地方創生，就要同時去解決政治治理和自治問題，我們要去解決高齡化社會的危機。像雲嘉除了人口外流外，還有農地生態被破壞殆盡等等，都需要加以解決。

如果是以資本為主體，如果要叫資本從都市回鄉村投資，首先要付出的代價就是生態環境依然惡化。農地變工業用地已經在發生了，還有就是企業投資設廠需要的電力能源和供水，像湖山水庫就完全是為了六輕而設，集集攔河堰也是為了六輕的水需求來攔的，這都會對地方的環境生態產生很大的掠奪。

所以，如果要讓資本作為地方創生的主體，我們將會付出慘痛的代價，我不認為那是創生，而是在殺生。我們最後還是會被迫離開故鄉去外面找適合的地方居住。如果是政府為主體，大家都知道國民兩黨的後面都是財團黨，以政府為主體的結果就必然是以資本為主體，兩者差別不大。

要面對地方創生的問題，就必須回溯到體制根源、社會根源去探究，究竟為什麼會讓鄉村的年輕人在故鄉住不下來，情非得已一定要外流。雲林和嘉義每年人口還是流出大於流入，未來這些立法委員就要緊張了，人口數如果降到三十萬以下，立委席次就會少一席，所以他們現在會比我們更著急地方創生。人數減少，不只立委席次減少，公務員員額、市議員席次也都會減少，這就是會讓他們著急的原

因。這時候如果我們要跟他們同一陣線，他們一定會很樂意。原因很簡單，因為從國民黨開始的資本主義路線，到民進黨執政後完全沒挑戰或改變它，而且還越走越狠。台灣今天已經淹沒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惡潮當中，這也就是造成農村人口外流的主因之一。

譬如 2002 年加入 WTO 後，人口外流的速度是直線上升的。因為農產品進口，農村以耕作維生越來越難，然後現在還搶著加入 TPP，到時候連養豬都沒辦法活下去。所以，如果繼續目前的邏輯和體系，那就很難創生，因為它本身就是元兇。如果還要仰賴以資本為主體，就是請鬼拿藥。我個人是比較激進，以目前國發會在推行的地方創生政策，我期期以為不可，千萬要叫他們踩煞車，不然我們真的是請鬼拿藥單。

那大家一定會問，我們所推崇的「以地方人民為主體」要怎麼實踐？從實際操作面來說，就是要以參與式預算為新動力，把目前處於一盤散沙的地方人民重新凝聚和組織起來。現在的選舉式民主就是投票之後把所有政治的權力都交給這些當選的政客，把整個公部門預算使用的權力讓渡給他。而在地方的政治生態中，行政和民代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預算審查的品質，往往就會產生一種「勒索」的現象，以要求特定利益來交換預算獲得通過，這就是目前的預算體制，也是所謂的選舉民主、代議體制。

什麼是參與式預算？就是把原本讓渡給政府的權力 (Power) 收回來由人民來決定。在參與式預算的運作中，怎麼規劃和使用預算是由人民決定。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每個社區每年有一筆固定預算，讓社區居民經過民主討論過程決定時，尤其當它成為制度時，它就會形成一個新的動力。如果固定有一筆錢能讓社區用民主過程、充分討論來決定怎麼用在所謂的解決公共需求上，就很可能讓原本大家不理公共事務的狀況產生改變。當然，它還需要很多機制設計，包括培養大量的組織工作者跟志工，進到社區裡面引導居民如何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

「參與式預算」起源於 1989 年在巴西的第二大城市愉港，現在全世界大概有三千多個城市已經實施參與式預算。台灣屬於末段班，2015 年第一宗案例在新北市的達觀里上路，現在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高雄、台南、台中等都已經實施參與式預算。

文化部部長鄭麗君，2014 年曾經透過民間私募 30 萬元在北投社大做了一次參與式預算的實驗，後來去當文化部長後，為了要讓社區營造轉型，去年編了一千萬將參與式預算的精神注入社區營造。用意良善但實踐過程出現非常多的問題。

在台灣已經發生的案例經驗中，基本上有兩種路線。一種是維持人民的原子化，讓彼此認為不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沒有公共性的連結，形塑各靠本事過活的社會關係。所以，大家對社區公共事務的態度就是不參與。目前各地方政府實施的參與式預算結果仍然是維持原子化，最大問題就是實施範圍是以一個較大的行政區，大到大家都不容易參與。如果上網查一下就會發現，台灣目前參與式預算的實施都是執行率很低。大家可以想想看，用這種機制的參與式預算其實對居民沒有意義，只是多了一個提案機會，而居民最後只是被動員投票而不會改變社區狀態。

台灣社區的狀態實際上是地理社區跟行政社區，而不是共同體意義的社區。什麼叫共同體？農村共同體有幾種，人與人關係應該是讓你們老一輩的人特別印象深刻，第一個是「交工」，生產互助合作是農村共同體很重要的表徵，但現在因為資本主義化後小農之間變成競爭關係，所以裂解了。第二個就是婚嫁育兒都商品化。過去婚喪喜慶都是整個村子的人相互合作，這是農村共同體第二個最鮮明的記憶。

再來就是蓋房子或修繕，勞動力不足又沒錢買建材的情況下，往往也是要依靠整個村子的資源和勞動力才能完成。這幾個大概是農村共同體尚未裂解之前，大家共有的先民記憶，整個社區就像一家人。現在只剩里長多少會去你家關心一下，其他人都當作不認識，這就是所謂的原子化。今天我們希望重建的共同體是更具民主意義的，比如說社區公共事務都由社區居民全體參與，群策群力。今天社區所面臨的危機挑戰跟困難，已和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樣，需要更凝聚、更民主、更自治。

我們在雲林正在嘗試的路線是「以重建社區民主自治為目的的參與式預算」，把實踐範圍限縮到只能以一村一里為範圍，甚至可以比一村一里還要小，這樣才能保障所有居民都知情，也才利於激發村里長這個關鍵角色的積極跟動力。反觀在台北市、新北市或桃園，里長的角色在那些以行政區為範圍的參與式預算實施過程中被淹沒了，里長們既無動力也沒壓力。但如果是以村里為實施範圍，村里長動力和壓力，必須要認真面對。

從參與式預算朝向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在這過程中的地方創生策略還涉及另一個概念叫合作社。這不是大家現在日常聽到的那些合作社，因為目前市面上的合作社有 90%~95%都是寡頭治理，是圖利個人的。以農業合作社來說，其實大部分都是販仔的合作社，目的在獲取公部門的補助。這種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叫做合作社，但實質運作是農企業。而我們在倡議的合作社是以國際合作社聯盟揭櫫

的七大原則來推動的，就是「合作社是由社員全體民主共有共治共享生活經濟共同體」，是為了永續發展所組織而成的共同體。

為什麼要從參與式預算開始來逐步達成共同體，就是要面對現在普遍的個人私心問題，重新找到一個動力和溝通機會，把原本是一盤散沙、相互有恩怨的社區居民，通過制度化的參與式預算慢慢重新凝聚起來，以此建立人與人之間關係基礎來發展合作經濟。合作經濟使社區居民得到經濟的果實後，就會讓這個共同體更加的牢靠，基礎更加的深根，社區居民的凝聚度才會越來越高，就更容易來發展新的合作經濟。這也就是我說的「社區共同體」和「合作社」兩社辯證循環發展。

合作經濟其實是我們憲法規範的，在第十三章中指認合作經濟是基本國策，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基本成分，我們應當要落實。大家可以看條文內容「合作事業應受到國家的獎勵與扶助」。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合作社到底有什麼優越性、有什麼經濟作用。第一個就是增加就業人口，譬如說企業至少要 30% 的利潤，而它的利潤很多是從剝削員工來，所以勞動力越少利潤才會越高。所以，如果是企業，一定是就業人口越少越好，它會朝著機械化、自動化、接下來就無人化了。合作經濟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以社員為主體，以社員的利益為最高考量而不是追求最高利潤，所以就會增加就業人口。

第二，合作社內的分配講平均主義，所以會提高平均收入。在企業內部的薪資差距很大，而且以薪資差距來控制勞工。合作社是反其道而行，因此就能縮小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因此所重塑的人與人的關。合作經濟跟企業最大的不同就是核心精神是民主、平等、互助、團結、和諧，所以是「共治、共營、共享」。從宏觀來看，一個國家如果合作經濟的產值、就業人口越大，資本經濟就越少，就會減少資本體系造成的傷害。

現在我們都知道，在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最痛苦的事情是「今天你不讓我搞這些東西，我馬上就要走人」，資本憑恃其國際移動的能力來威脅國家，而且不必對投資所在地負任何社會責任，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政權都怕它，人民也怕，也就因此產生「經濟殖民」的現象。這也就是為什麼不管哪個政權都是拚了老命要招商引資，只要資本提出任何的需索，財團治國的政權馬上回應。

相對地，當合作經濟越大的時候，我們就越無懼於資本外移的恐嚇。合作經濟的產值越高、就業人口越多，就越不害怕資本為了利潤最大化而要求各種鬆綁不成後的恐嚇，也比較不容易就範。就算資本真的外移了，因為在地的合作經濟壯大了，就會有能力吸納失業人口。所以，如果要做地方創生，就不能再依賴資本，

而要依賴人民自主組成的合作經濟，這樣才能讓我們的政治經濟權力不再任由資本予取予求。奪回經濟主權，實踐所謂的經濟民主。

如何實踐以地方人民為地方創生的主體？必須要有專法，這個專法要有哪些基本的內容跟原則？第一，要在法律裡面明定，地方創生是要以地方人民為主體，而不是政府或資本；更重要的是地方公民有參與政策和預算決策之權力，而不說像現在很多公民參與的會議，最後決定權還是在政府。所以專法裡一定要有這一條，確保權力是在地方公民手裡，包含預算和政策決策權。

如果地方人民是地方創生的主體，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政府只要提供三項支持就好。第一是固定比例的預算，要在法律裡面明定多少比例的預算必須用於地方創生。第二要有一個專責機構行政支持，因為地方創生牽涉到很多部門的業務職掌，需要協調統合，無論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都需要有專責的機構來進行各部門的統合協調持。第三是讓大學與社區關係更緊密。過去的大學其實從來不跟其所在的社區發生關係，只有消費跟住宿，沒有跟社區產生公共性連結。這是大學的教學原則有所紕漏。因此，第三個教育支持，要明訂地方的大學從教學開始就要跟地方創生有機融合，讓教學跟學術研究不會浪費，而學生就必須走出學校大門去跟社區和地方產生關係，更接地氣、更掌握地方發展的困境與矛盾，以及共同思考和謀劃地方發展的各種方案和可能性。可想而知，經過兩、三年的時間就對地方有感情，畢業後就留在地方發展實現自我，地方也不用再去外面招人來，因為這些地方大學畢業的學生就已經是人口回流了。

更重要的是用什麼經濟型態、經濟組織作為地方創生的推手跟主力。這一點很重要，如果不明定合作社或者是員工民主共治的社會企業，到最後一定就是資本形的企業。

台灣其實不缺錢，前瞻基礎建設裡有很多水資源建設工作，如果是讓企業去承攬，就是找熟練工做，這些工人做完一樣回到自己的居住地，而承攬工程的資本則是賺了就走，而且一定是用水泥化的整治。如果我們明定以合作社或社會企業為主，地方政府就得想辦法讓在地青年們組織起來，經過培訓後成立合作社，讓他們來承攬河川的生態復育工作，這樣人才可以很實在地就留在地方。另外像海綿城市也是，如果明定海綿城市的預算至少要有相當的比例讓由青年組成的社會企業或合作社來承攬，人才會真的留得下來，也才能讓地方創生的經濟事業跟公共需求相互連接起來，而且會讓在地有機會持續累積技術。當技術是留在合作社裡，也才會留在地方。這就是以資本為主體和以地方人民為主體的根本區別。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從偉豪兄的觀點方想，我們可以看到創生是生活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之前主婦聯盟的陳郁玲去英國採訪合作社，回來寫了一本《原來合作社也可以這樣做》。英國的合作社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這也是地方創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透過經濟運作方式的改變來解決地方問題。今天先暫時到這裡，謝謝大家。